

李何林全集

第5卷

第 5 卷

李何林全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86 年在北京寓所庭院



1975年9月于南开大学和师生谈话（左起：郎保东、张菊香、李何林、张铁荣、孙庆聚、崔津秀）



1987年5月在北京肿瘤医院接受天津广播大学的采访

目 录

致邢桐华	1
附：邢桐华来信	3
致孔另境(若君)	7
致梅林(二封)	9
致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二封)	11
附件一	14
附件二	19
致胡风、梅志(十七封)	22
致吕剑、赵宗珏(十六封)	42
致张菊香(十二封)	55
致臧恩钰(二封)	64
致朱红、李豫(四封)	68
致胡炳光(十三封)	74
致姜德明(六封)	85
致陈鸣树(二十六封)	91
致臧克家、郑曼(九封)	121
致王德厚(二十六封)	129
致邓牛顿(四封)	148
致杨芝明(四封)	152
致杨占升(五封)	157
致蔡健(十九封)	162

致顾农(四封)	176
致谷兴云(十二封)	182
致潘克明、娄淑文	194
致朱淑君	196
致段国超(二封)	198
致陈亚平(三封)	200
致李永寿(五封)	203
致李琪瑞(二封)	207
致尚佩秋、曹苏龄(九封)	209
致李高荣(二封)	217
致曹靖华(十封)	220
致王锦泉(三封)	229
致孙中田(三封)	231
致娄平	235
致刘金城	237
致天津文艺编辑部	241
致爱辉县教师进修学校	244
致高信(四封)	247
致张学植、苏振鹭等(九封)	251
致安徽师大阜阳分校中文系	261
致单演义	264
致田本相	265
致万先荣	266
致刘家鸣(二十封)	268
致陆耀东(六封)	284
致陈安湖(九封)	290
致武德运(二封)	299
附:给朱正的信	300

致邓小平(二封)	301
致耿飆	313
致胡乔木(三封)	315
附:胡乔木的回信	319
致《人民文学》编辑部	322
致王玲(二封)	325
致叶雪芬(三封)	327
致王世家(三封)	330
致甘竞存	333
致李效钦(三封)	334
致李岫	337
致曹子西(八封)	338
致于友先	345
致刘燕荪(五封)	346
致魏荒弩	350
致黄曼君、易竹贤	351
致周扬(五封)	353
致张学正	368
致鲁歌(二封)	372
致铁瑛	374
致曹秀龄	378
致张晓风	379
致朱天吉	380
致《抗战时期解放区文艺运动资料》编辑组	381
致李耀先(二封)	382
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室人民来访联合接待站	384
致关山复	386
致范泉(十一封)	389

致张铁荣(九封)	400
致鲁迅研究班(二封)	408
致施建伟(二封)	410
致荣天屿	412
致赵明(二封)	414
致王振华(十五封)	416
致卫俊秀(五封)	429
致强英良(五封)	433
致于北辰	438
致王平凡、姜民生	440
致易竹贤	442
致陈云	444
致赵祚伟	447
致李福田	448
致黄沙(四封)	449
致靳邦杰(三封)	453
致古远清(五封)	456
致张家新(三封)	459
致严家炎(三封)	462
致李春林	465
致李固阳(二封)	467
致刘正强	469
致周蕊秀	471
致钦鸿	473
致王谦元、徐子芳	475
致张望	477
致王保林(二封)	478
致新蕾出版社编辑部	480

致李玉昆	482
致王吉鹏	483
致浙江人民出版社	484
附 《李何林年谱》	487
《鲁迅论》目录	537
《中国文艺论战》目录	539

致邢桐华

19300408

桐华先生：

前者因事赴平，由李小峰先生处转来惠书，至今方能奉复，至以为歉！

关于《中国文艺论战》的编辑问题，承先生赐教，觉得有认真关心文坛如先生者，心下颇为敬佩，而且不禁感谢！不过弟之编辑是书，其主要动机，倒不由于“认真关心文坛”；是就像在该书序言里所说，“起初是自己想看看这掀动中国文艺的波涛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继而“又想叫大家都能看看”；于是就把它剪裁编排成书了——自己开始是不知道能有什么惹人注目的意义的。

当编辑时，心中存一个“1928年”的时间范围的概念；记得编完后，还在书名上面写过“1928”四个字呢，意思在表明这是“1928”的中国文艺界的论战。因而，取稿就尽可能的以“1928”为范围了——虽然也有一二篇是在1929年的春天才发表的。同时因为编辑此书是由于想看这一次论争的“热闹”，所以取材大半就尽是些“论”而且“战”的篇章，凡不是论而且战的，就统统割了爱。先生所认为有“唯物辩证法的分子在内”和“站在唯物方面的”鲁迅先生的《革命时代的文学》及《文学与出汗》二篇，就都遭逢这“割爱”的

命运；那都是1927年发表的，而且不是这一次的论而且战，这不是“光剩了‘对阵’的文字，而不加入各方的重要主张，岂不是又光剩了‘战’而无‘论’了”？假使“无论”，用什么“战”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在参加者的“对阵”中，“战”中已经各有各的“论”了，各有各的“重要主张”了。不过在此处要插进一句话：就是这一次的论争，“语丝派”是“批评多于主张”的；他们的大半文字是“嘲笑革命文学运动”并运动中的个人的言行；很少提出了什么“主张”——虽然不能说他们对于这一次运动没有理论或意见，而且这一次论争，不像苏联，是经由一个最高机关召集的大会，大家本着一贯的题目而论争下去的，是中国几个未成形的文艺集团（为方便起见，姑称之为这派那派）里的人，无一贯的论点，随时发表的意见，所以，结果成了像先生所说：“使看了这庞大的辑著的人，竟还是抓不到各派论争的一幅最鲜明的图画——抓不到他们论争的要点”了。“这岂不糟糕吗？”然而，如能细细看去，那图画虽不“最鲜明”，但也颇有轮廓的；我们在那轮廓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各派的主张和态度来。至于如果一定要想知道鲁迅先生个人“对无产阶级文学取了什么态度”，就依先生所说加上那两篇（《革命时代的文学》和《文学与出汗》），也未始不可以吧？不过为着前述的两个原因（时间的限制和“论而且战”的观念），兄弟以为还是“割爱”的好。——谁也知道鲁迅先生在这一次论争中的态度：只嘲讽革命文学的“运动”和运动中的个人的言行，而没有丝毫诋毁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本身。不但没有诋毁，他还介绍了别人所介绍不了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呢。

信末对于鲁迅先生个人的话，兄弟一向也怀着同感，恕不多赘了。

至于“最佳小说选集”和“最佳诗选集”的工作，兄弟因为现在是固闭在一个学校里做“教书匠”，环境与时间不允许；只好都“让先生当主将”，“兄弟当小喽啰了”。“不知尊意以为如何？”

草此，遥祝
撰祺！

弟 李何林复

1930年4月8日于天津

附：邢桐华来信

何林先生：

贵辑之《中国文艺论战》一书，久已在此地售书处看到；篇幅浩繁，堪称巨制；足证吾将亡之中国，尚有认真关心文坛如先生者，心下甚为敬佩。惟弟素日亦颇于此种文学，费去不少精神，虽未如先生之热心，将其搜罗成集；然亦略知一二，正不必过事谦虚。近日因精神欠佳，暇时不免又翻读鲁迅先生之《而已集》；半年以来，拼命阅读上海水沫书店出版之《科学的艺术论丛书》（日译为《马克思主义艺术论丛书》），于思索回味之余，极想将鲁迅先生旧日谈文学与革命的东西，重看一遍，看究有如何差异之点；以此，竟偶然间，（因为在读过《科学的艺术论》若干册之前，早已在《语丝》上看过鲁迅先生的文字，惜当时并未注意！）发现鲁迅先生论文学与革命的文章中，实含有若干（或多量，如不能说全是。）之唯物的辩证法的分子在内，他的立场完全是站在唯物论方面的。（虽然他并未在任何处扬言他是一位吓人的马克思主义者。）Eureka！（我想出了！我找到了！）因此，我非常的兴奋而又高兴，想与先生商议一件事，即是：先生能否于贵辑再版时，加入鲁迅先生的两篇重要文章——《革命时代的文学》（表示对革命的认识与对中国平民——工人农民——文学的重要精辟的意見的）和反驳新月社的论调的一篇《文学与出汗》呢？这是极重要的材料；没有这个，你的大辑将成为废

纸的。因为照先生序上所说,主张的文字未被选,只采了“对阵”的文字,而不加入各方的重要主张,则岂不是又光剩了“战”而无“论”了吗?所以,还是请先生将“战”的一篇《文学与出汗》(表示最出色的阶级艺术论的)和“论”的一篇《革命时代的文学》(最急进的革命文学的主张)也加入吧!先生意见以为如何?弟以为先生于搜辑此集时,竟将这两篇东西忘掉了,是有些疏忽了吧?还有,先生这集的编辑法,也是欠周到的:第一,你不应该将一切大小喽啰的臭铜烂铁一齐无选择地收了进去,而粗心的将各派(如先生所称“语丝派”,“创造社派”,这派那派等等)最重要而又显明的主张遗落了。这不糟糕吗?因这种缘故,先生的书竟编成了那么厚的厌人的一本;而同时使看了这庞大辑著的人,竟还是抓不到各派论争的一幅最鲜明的图画——抓不到他们论争的要点的。例如,看了这书以后,大家知道鲁迅对无产阶级文学取了什么态度呢?对革命表示什么意见呢?对阶级的艺术论抱有何等感想呢?……这是极重要的问题;然而先生这大辑,是回答不了这些问题的。这就是先生这书编辑法上的错误了:不周到与欠精当。

先生也以这意见为然否?说完了上头的要紧事情,回头再谈一些闲话:老实说,我是一个鲁迅先生的绝对崇拜者;虽在若干时前,曾对他失过一回望;但现在鲁迅先生方向改变后(其实并无所谓大飞跃的转变,只是他坚决的振作起来了精神而已;将沉默的消极主张,变为拼命的积极的工作而已——而这工作是绝对的有益于革命的。)的工作是可惊的;是值得每个中国青年,每个中国有头脑良心者的钦敬的!在“马克思主义艺术论”与苏联无产文学的介绍移植方面,是尽了最大的、最宝贵的力量者!他的 Lunacharsky 的《艺术论》与《文艺与批评》等译著,是在中国再找不到第二个人能够担当得了的工作;别人简直作不了的。(但似乎名教授梁实秋又作“批评”鲁迅先生的“硬译”的大论了,不管他自己的文章还远不如鲁迅先生的“硬译”的事。)又在十余年来扶育维持中国一般无

名青年作家的一事上,是做了对于中国的文坛有最大的功绩的事。他是,自从《新青年》时代以来,惟一的一位最坚强最勇敢最急进的思想家兼艺术家;他从未离开过中国前进的思想界的尖端;他是那方面最伟大的直接以感情与一个大思想家的敏感来站在阵前的战斗者!没有人能超越过他的。有见识者称他为“中国思想界的权威”;青年们赠他以“青年叛徒的领袖”的光荣的桂冠,是并非无因的。然而,这国度里的昏盲者与黑心者,却看不到那天才的光焰和战斗者的热血的;他们所加给他的只有迫害,毁谤,讪笑,无耻的造谣与污浊的猜忌。他们都是该得永远诅咒的。然而,不管这些,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与斗士,却丝毫不睬地巍然挺立在他们的中央的。他的工作封住了一切龌龊。然而,这些都用不着在此赘言了。我们可以简说:他仍然在中国是最伟大的思想家与艺术家和战士,十个胡适之换不来一个鲁迅先生;十个郭沫若也换不来鲁迅先生的几本小说和数集杂感;五个郁达夫,四个周作人,都换不来鲁迅先生对于中国的难磨的功绩。他是绝对地伟大的,立在中国新文学界里的最崇高的大树,没有人能及得上他的。《无轨列车》上画室君的文章(指《革命与知识阶级》),还欠公平的。他应该再仔细检查下去的。(不要忘了《坟》里的《春末闲谈》等文字,与四部杂感集里的许多篇。)要记住:我们不应该向一位艺术家要求主义纲领的公式的;向高尔基我们要不到马克思《资本论》。这不是极明白的吗?

以上都是我个人的意见,顺笔写来,也许有不对的地方,但请先生务必恕其直率吧!

我要说的话可以在此打住了。并祝先生撰安!

又:中国这一二年来很出了几篇精彩的短篇小说,而又都是无名作家的,如张天翼君的东西,缪崇群君的,迹馥君的,魏金枝君的(这些是登在《奔流》上的);又如,少仙的《夜车上》等一两篇……我们很可以将它们搜集起来,出本最佳小说选集。先生亦愿做此“选

学”的工作否？如愿，则先生很可以任主将，小弟则从旁尽力，欲当一名小喽啰。不知尊意以为如何？

又，诗，也可以选一些。

弟 邢桐华上

1930年2月3日于东京

致孔另境^①（若君）

19361104

若君兄：

顷奉 31 日晚手书，敬悉。《小说史料》早收到，祈释锦念。《鲁迅论》前照相乃取之于台静农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原照底片恐台静农也没有，可函一询。景宋一篇大约原来就有，后被北新书局删去了。日前到北新买该书最近版，连前面几幅像均删去了，封面也改旧观，不知何故。兄可找初版及《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开明书店版）参阅一下。

迅翁去世，现在尚有到处追悼的热闹，安慰人们的悲凄，等这热闹过后，文坛将真寂寞了：刊物没有了他的文章，似乎没有什么斤两了。看起来也不大起劲。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此地清华、北大、中法大学、北平大学的法商学院均个别举行过鲁迅追悼会，情形均见北平报纸（《世界日报》，《北平晨报》，《北平新报》）。中法和法商的会弟均参加并讲演。以后如有大规模的全市联合追悼会，当可供点材料，只怕难以实现耳。因为到现在

^① 孔另境：原名若君，现代作家。1936 年任上海某中学教导主任，曾编写《当代文人尺牍钞》，鲁迅为之作序。

尚无具体办法。

先生死后,梁实秋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见10月20日《世界日报·教育栏》)说:“鲁迅现在和我们走在一条路上了……”颇有点歪曲先生的过去,诬蔑先生的现在。弟在中法会上即以《鲁迅曾否转变》为题骂了他一番。周作人屡说先生思想是悲观主义,诚如来书所云“诬蔑先生甚于敌人”;弟在法商会上以《鲁迅思想的变迁》为题指出其诬妄,当时学生们也多愤慨周作人的岂有此理。此地稍稍进步的知识分子莫不如此,与上海文学界可谓所见略同。周作人已由晚明小品变成与《世界日报·明珠栏》编者笑鸿同调,现主编礼拜六派的《明珠》矣:由《语丝》变到《明珠》,是周作人的最好说明。祝
好!

竹

1936年11月4日晚